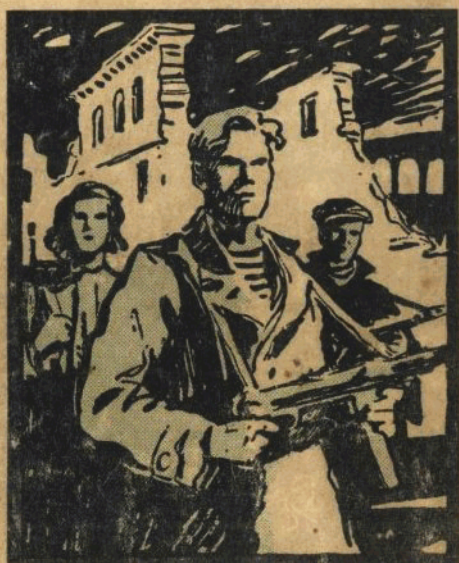


蘇聯 伊·柯茲洛夫著



俄羅斯光榮城

潮鋒出版社

俄羅斯光榮城

蘇聯 伊·柯茲洛夫著

陳登頤譯



潮鋒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
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И. Конлов

В ГОРОДЕ РУССКОЙ СЛАВЫ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0

俄羅斯光榮城

★版權所有★

原著者：〔蘇〕伊·柯茲洛夫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
上海(0)沙市一路24號210室 電話10733
翻譯者：陳 登 頤 排印者：登記印刷所
校 者：嚴 繼 中 封面印刷：光藝印刷公司
裝幀者：亞 平 裝訂者：興華裝訂所

(本書1953年11月付排)

〔文學——中篇小說〕

初版1954年5月·32期·129000字·插圖4頁·266定價頁·甲5J00(100)

定價：7,200元

作者的話

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塞瓦斯托波爾從法西斯強盜的奴役下解放的那一天——當火場還在冒煙、巷戰的最後槍聲還未停息的時候，一羣以黑海艦隊上校情報主任爲首的海軍人員走到拉包臘托里亞公路四十六號的屋前。

「瞧，這就是列維亞金家的屋子！」一位海軍少尉指着這所曾有好幾個月作爲塞瓦斯托波爾地下工作本部的小房子說。「我和列維亞金會面，是我在隔壁五十號自己的親戚家裏執行您的任務的時候，上校同志。」

海軍人員們打量着這所空寂無人的小屋和庭院，走到屋子下面放地下印刷機和無線電的小地窖裏去。到處都看得出大事搜索的痕跡。砸壞的木器和傢具凌亂地堆放着。

「顯然，德國人把他們地下工作設備都搬光了？」上校問道：「就沒有一個人，能够比較詳細地敘述當時列維亞金生活和工作的情形了嗎？」

領海軍人員們來的那位海軍少尉給了他一個肯定的回答。列維亞金的少年情報員托

里亞·洛巴楚克——海軍少尉的親戚，列維亞金的鄰居——還活着。

托里亞立刻被喚來。他樂意地敘述他所知道的地下工作者的一切。他知道得很多。使在場的人頗爲欣喜的是，托里亞告訴大家，列維亞金曾在石圍牆的牆脚下塞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它們在搜查的時候沒有被蓋世太保們發現。

就這樣尋到了列維亞金的日記、全份在塞瓦斯托波爾刊行的地下報紙傳單、克波夫特恩（德軍後方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印章、地下組織人員們親筆簽署的誓詞和一些其他的文件。

被尋到的文件、地下組織對黑海艦隊司令部和省黨委的報告，海軍少尉偵察員伏魯伊柯、托里亞·洛巴楚克和他的母親，以及生留下來的地下工作者們的敘述，塞瓦斯托波爾城內德國法西斯佔領者暴行調查委員會的材料，祕密警察局工作人員罪行的審訊材料，找到被槍決的愛國志士屍體的人們的供述，以及和列維亞金的母親瑪麗婭·彼特羅芙娜的談話，都是這本報告小說的根據。

這裏面沒有憑空捏造的事情，也沒有牆壁虛構的人物。只有當我找不到確切的文件或是目擊者的口頭證實的個別場合，我才根據非地下工作人員而知道他們的活動的人的

敘述，來補足事實。

我被一個願望所引導着：盡可能準確地把這幅塞瓦斯托波爾人在敵佔期間奮不顧身的愛國鬥爭的圖景再現出來——在這個時期我們的英雄城對敵人表示，它沒有被征服；它過去是，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永遠是俄羅斯的光榮城市。

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薩拉托夫省羅德尼柯夫區伊里奇遺訓集體農莊，工作隊長列維亞金的家裏收到一封從前綫寄來的信。這封信的開端引了斯大林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廣播演說的一小段話：

『由於強迫我們進行的戰爭，我國已與最兇惡奸險的敵人德國法西斯主義作殊死戰。我軍正在英勇地同武裝有無數坦克飛機的敵人撕殺着。紅軍和紅海軍克服着無數困難，奮不顧身地為保衛每一寸蘇維埃土地而戰。』

信中接下去說：

『親愛的德米特利·巴豪莫維奇和瑪麗婭·彼特羅芙娜！

『我們的部隊從戰爭開始到現在也給予了法西斯生番多次的致命打擊。我們的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都英勇地對敵人作戰。在最初替我們團贏得勝利的人

們中，也有你們的愛子列維亞金·瓦西里·德米特利也維奇。他光榮地捍衛着自己的祖國與自己的人民的自由和榮譽。

『團指揮部感謝你們教養了對我們祖國無限忠誠的兒子，相信他今後將繼續爲祖國、爲斯大林而英勇無畏地作戰，直到完全戰勝敵人爲止。

團指揮員鮑格丹諾夫上校

軍事委員兼政治指導員伊瓦施金柯

參謀長瑪卡羅夫大尉

這封信激動了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它在大家手裏傳來遞去。全村莊的人都認識並且喜歡瓦夏。他是一個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每逢假期都要到鄉村裏來，積極地加入集體農莊的生活，成爲共青團工作隊的組織者和集體農莊的牆報編輯；牆報上辛辣尖銳的諷刺畫使全農莊的人都爲之失笑。

所有的人——不管是青年人或是老年人——都分享了他父母的驕傲。

在集體農莊的大會上，大家讀完了信以後決定提前完成繳糧計劃，並當場按簽名認

繳的方式，徵集了二十普特●糧食和一萬六千盧布作為國防基金。

瑪麗婭·彼特羅芙娜把一切都寫信告訴在前綫的兒子：

「……親愛的瓦生卡，我還要告訴你一樁事：當收到你們指揮員們的來信時，你父親德米特利·巴豪莫維奇也請求上前綫去。醫生說他年老多病，可是他堅持自己的主張，現在也去和該咒咀的法西斯匪徒作戰了。」

瑪麗婭·彼特羅芙娜還告訴兒子，她自己代替了丈夫在工作隊幹活。只是她隱瞞了不說，在許多失眠的夜裏，她的心怎樣爲了愛子和丈夫的命運而忐忑地悸跳呵。

母親的信在戰爭的道路上往返了好久，終於在捍衛塞瓦斯托波爾的英勇戰士中間達到她兒子的手裏。他是一個身材高大、體格勻稱的近衛軍上士，砲兵指揮員，在作戰時他是個勇敢的、對待自己和別人都很苛嚴的人，但在閒暇的當兒却愉快而和靄，那時

他會在戰士的圈子裏熱情地唱起自己愛好的伏爾加快頻調來。

一九四〇年，瓦西里·列維亞金在拜拉肖夫城的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本打算在自己的村莊裏當教員。但是戰爭爆發了，他立刻上了火綫。起初他以一個砲兵團戰士的身份參加了英勇的敖德薩保衛戰。而現在他保衛黑海沿岸區的營邑塞瓦斯托波爾已進入第七個月了。鮑格丹諾夫上校的團已在許多戰役中獲得了榮譽，成為紅旗勳章近衛軍。瓦西里·列維亞金在它的隊伍中作戰時，第一次掛了彩。他被授予紅星勳章，並獲得了近衛軍上士的稱號。在塞瓦斯托波爾他以一個模範共青團員戰士的資格入了黨。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經受了塞瓦斯托波爾的進攻戰。當時敵人的五個步兵師、一個摩托旅、十三個砲兵營挾着許多坦克、飛機，企圖一舉而攻陷這個城市。但是他們在沿岸砲臺和黑海艦隊的猛烈砲火下，終於被逼轉入了守勢。

列維亞金也和黑海海軍及沿海陸軍戰士們在一起經受了十二月的進攻戰。這次有六個德國步兵師、兩個羅馬尼亞山地狙擊師團、一個摩托旅挾了強有力的坦克羣和成千累百架飛機，再度向塞瓦斯托波爾進竄。

●這是一種節奏很快的曲調，近於我國的快板。——譯者

列維亞金第二次掛了彩，但他不肯掉隊，繼續對敵人英勇地作戰。一九四二年六月，敵人對英雄城發動了第三次進攻。這次有數達三十萬的敵軍、四百五十輛坦克、一千架以上的飛機——其中有七百架是轟炸機——對少數的被不斷的戰鬥弄得精疲力竭的守軍瘋狂地大舉進犯。

他和所有的人一樣，學會了在彈片橫飛的環境中睡覺；他和所有的人一樣，習慣了在連續不斷的砲火下生活、鍛鍊和成長起來。

塞瓦斯托波爾的人們處於一小片蘇維埃土地上，受着敵人從陸地、海洋、天空中的砲火封鎖，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孤單無助，和祖國隔絕。他們哪一天都感覺到全國的支持，斯大林同志對他們父親般的照顧和注意。

『我熱誠地謹向塞瓦斯托波爾的勇敢保衛者——英勇地扼守住每一寸蘇維埃土地並給德國侵略者及其羅馬尼亞附庸以沉重打擊的紅軍戰士、紅海軍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們——致敬。』

『塞瓦斯托波爾人們奮不顧身的戰鬥，堪為全體紅軍和蘇維埃人民的英勇精神的榜樣。』

『我相信，塞瓦斯托波爾的光榮保衛者，將高貴而光榮地完成自己對祖國的職責。』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致黑海艦隊及沿海陸軍司令官的電報裏這樣寫道。

這個對塞瓦斯托波爾人剛毅無畏精神的高度評價的消息，瞬息之間傳遍了黑海艦隊的船隻、城中的各個企業和各個軍事陣地，引起了塞瓦斯托波爾保衛者的極大的愉快，給予了他們新的力量來繼續艱苦地作戰。

保衛俄羅斯光榮城的最後一次殘酷的戰役，延綿不斷地繼續了二十五晝夜之久。

黑海海軍戰士和沿海陸軍戰士被截斷了和後方的陸路聯繫，在軍火及食糧運輸方面蒙受了巨大的困難，沒有一個飛機場可供自己使用，因而空中的掩蔽也不够充分，但他們在全城居民的支持下，完成了英勇無畏的奇蹟，迫使德寇統帥部不斷地把一批又一批的兵力投到塞瓦斯托波爾的戰場上來。

在這些日子裏，全世界都注視着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戰，爲之讚嘆不置。甚至於連保守的英國泰晤士報也不得不承認，『塞瓦斯托波爾成了無限剛毅的同義語，它的保衛

戰無情地攪亂了德國人的計劃。在很長的時期內，塞瓦斯托波爾像一把利劍高昇起來，以它的鋒刃朝侵略者劈去。」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最高統帥部下令放棄塞瓦斯托波爾，列維亞金和所有的人一樣，痛心地接受了這個命令。他清楚地了解到情勢很困難：砲彈早已告罄了。和他在一起保衛沙蓬山的黑海海軍戰士們已接連許多天在肉搏戰中打退了敵人頻繁的進攻。雖然大家都明瞭：熱烈的、受砲火不斷轟擊的、水和食糧都苦於缺乏的塞瓦斯托波爾，只是暫時地棄守，但是每個人的心裏都難以忍受這件事。

列維亞金的砲兵連分散了。戰士們都出發向赫爾松海岬地帶撤退。陸海軍戰士們在馬拉豪夫崗上題着「堅守塞瓦斯托波爾」銘辭的柯爾尼洛夫海軍上將的記念碑旁和許多其他的地方宣誓：一定要重返克里米亞，在法西斯侵略者的魔掌下把這黑海區的首邑解放出來。

我軍棄守了塞瓦斯托波爾以後，德寇並沒有能立刻進城，由海軍和陸軍戰士組成的掩護部隊使他們羈留在城郊好幾天。在個別的高坡上、窪地中、毀坍的建築物裏——只

要是我們戰士們可以扼守並給予敵人反擊的地方——戰鬥到處在繼續着。

瓦西里·列維亞金和他的朋友共青團員伊凡·比凡諾夫在一個掩護部隊中對法西斯匪徒們戰鬥。

七月二——三日的夜晚，黑海艦隊的船艦運走了塞瓦斯托波爾守軍的主力。但是撤退還在繼續着。掩護部隊執行了一戰鬥到最後一人，生留者進入山中和游擊隊會合」的命令，他們守住赫爾松海岬上的最後一道防綫，一道從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塞瓦斯托波爾防守時期保存下來的古堡。德寇向海岸邊衝過來。我們的戰士們已經沒有子彈了。他們用刺刀和手榴彈搏戰。列維亞金的支隊中喪失了指揮員、政治委員和一半以上的戰士，並且退到了海邊。列維亞金担起了指揮生存下來的人的責任。這些戰士們憑藉石岸的掩蔽還繼續抵抗了六天之久。

夜晚，勇士們爬到崗陵起伏的岸上冒了敵人的彈雨，搜尋着食物和子彈，但是一樣也找不到。他們喝的是海水，吃的是生魚，但誰也沒有訴苦。一個意念使大伙兒團結在一起——就是不做俘虜！做俘虜比死更可怕。

撤退的最後幾天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度過的。蘇聯的快艇只有乘着夜色在塞瓦斯

托波爾的岸邊出現，很快地裝載了人飛駛而去，趕着在破曉以前到達高加索的岸邊。

列維亞金指望乘上那艘剛從高加索岸邊開來裝運他的殘餘隊員的汽艇，不料德寇已在海岸上佈置了砲兵連，他們的潛水艇和魚雷艇也在海洋中巡弋刺探，他們用大砲和機關槍直朝着掩蔽在沿岸岩石後還未傷亡的戰士們射擊。

一個又一個的人陣亡了，他們不向敵人求饒，不向敵人屈服。在赫爾松海岬加入列維亞金隊伍的共產黨員瓦西里·高爾洛夫，一個有大力士體格的剛毅的水手，也受了重傷倒下去。

列維亞金深深地彎下腰去，心情陰鬱起來。他藏在石後躲開流彈，慌亂不定地想：怎麼辦？自殺呢，還是保全下生命預備將來對敵人戰鬥呢？當伊凡·比凡諾夫打算用留給自己的最後一顆子彈自殺的一瞬間，列維亞金攔住了他的手。

「別忙，凡尼亞，多嘴兒都可以死。可是戰鬥還沒有結束吶，」他於是向周圍的同志們說。「朋友們，記住關於游擊隊員的命令，趕快燬掉所有的東西，什麼也別給德國鬼子留下來。」

他把連發手槍和步槍的槍栓拋到海裏去，撕掉證件和母親的信，把符號和紅星勳章

藏在一塊石頭下面。

那些活着的人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這是俘虜的生活，但同時卻是自由的生活。

* * *

法西斯匪徒宣稱在海邊俘獲的人是戰俘，開始把他們趕到集中營裏去。至於那些重傷和重病不能行動的人呢，當場就被他們槍決。

列維亞金想去救昏迷不省人事，躺在一塊岩石下的高爾洛夫。

「咱們把他抬走，」他對比凡諾夫說。

但有個德寇軍官已看見高爾洛夫的身軀，他狂怒地踢開列維亞金，隨即朝這水手開槍。

「禽獸！」比凡諾夫忍受不住道，「瓦夏，你不讓我自殺，還不是白搭。」

「還來得及的，」列維亞金回答，「咱們先試着溜跑。」

他故意一直滯留在隊伍的邊緣。熟悉的道路在高坡、低窪、炸毀的彈坑之間蜿蜒曲折地綿延着。列維亞金的隊伍在這裏守衛還只是不多幾天以前的事情呢。

在這艱辛的路途上走了大約兩小時後，共產主義者公墓出現了，它裏面的紀念碑倒